大明寶訓 廿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 (28)	
函號	史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九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閲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飭兵政

○嘉靖六年十二月乙未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團營重務國家第一事幸今四方無大警然安不忘危聖賢至訓卿等其圖之

○庚戌輔臣楊一清等言閒住太監張永在正德間有計擒逆黨功乞賜録用

上曰卿等所言起用内官張永足見經國至意文武衆臣
各有所掌内官所用多不堪任使為國之患不小卿等
輔導密勿師保大臣皆無内外之可分無巨細之可異
可為朕盡心况用人非小事乃其職之宜也豈曰外臣
不敢與言之昨已將御用監内官發落訖朕盡思之張
忠所管神機營并提督團營之任今缺昔聞司禮監太
監鮑忠嘗舉張永可用之提督營務請朕用之朕答曰
爾所舉永委的可用但衆人嫉妬他須待有缺方可用
之昨方記起未即言之適卿等奏來朕甚喜其永在我
皇兄朝委多有勞績與他黨類者不同若論永之才能觀
夫昔掌營務及奉命出師多立功次嚴於用兵其昔居

司禮監任事則不能於此也今任提督團營之内官忠
已單任止有馬俊一人且俊於營伍之事非精又不識
字朕念他輩昔侍藩府之勞故各登用如此其實此輩
未諳大體不知大事且今營中行事卿等豈不知乎若
將永起之提督營務終在俊後豈得盡彼之心若起之
俊上恐次序未平故朕未即行也朕又思之永昔為司
禮監官名在衆衙門各執事之上若今起居其後在彼
雖不可高下論之而終受人之制今可待有警之際命
之率兵成功之後用之如此又似不可彼未管軍伍倉
卒用之恐士卒未服卿等只具本舉來待朕再加詳處
或待有事用之纔好若傳旨行但司傳奉之官必云永

乞於朕左右侍奉之者亦不為害只是累及左右耳又凡今各衙門事多被隨朕來京之人壞了彼皆不自加悟反怨朝廷朕待他每甚寬就如張忠之事實因處之欠當縱賊不戒亦有言說朝廷正尋我每之事此情不待朕申卿等其可容乎可治乎書云人惟求舊這個舊人不是與我日久熟識的舊人是經過事體歷知是非的舊人只知道舊人信用言朕不仁豈知道理乎此等說話特與卿等知之慎勿泄付小人起用張永再加詳議來聞慎之密之尋起永掌御馬監印提督團營兼管神機營操練

○嘉靖八年正月丙午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茲提督官張永故朕求堪代彼者不得一人夫武備今已廢甚恐未副我
祖宗列聖建立之意但思永乃卿與璁所薦今欲求代之者卿可與璁勿自負前忠卽擧二三來用亦勿以已行者為阻一清因薦太監黃錦王竚二人可用且言近日營政被武定侯郭勛沮撓乞加戒飭
上報曰昨卿奏以朕所問之人事宜其永儘肯修擧此政奈郭勛所沮朕亦知之但勛之心亦素存忠其性未進於本末者善也故恣暴成性不肯省圖改之所謂慾勝理不過一常才耳如肯改過則為一超群之才而無及者今握兵已久當以更用但時之人耳可徐圖之又錦

訏二人非朕自擇者乃司禮監循常拘次之用彼二人
素嫉張永難保不廢前人修舉事功且與勛熟就如璁
乃剛毅之資所交皆未甚善人故朕問卿或有知者當
說來實為朕事耳但聞
皇兄朝有張忠者素稱為好而今謫在南京况所司皆惡
彼他每每只徇私前日命推舉堪代者而佐等以容大
用孫和王潤武忠為堪任朕曰大用與潤皆非才者難
以進用和聞有疾惟忠可用但彼鎮守大同亦是緊要
處他每以為别無可者而意實在于錦與訏耳但恐不
克于事卿可勿憚副朕倚託再議來聞一清言誠如
聖諭但張忠先年過失頗多宜且取回聽用其團營重任

未必遽堪又尚書胡世寍薦舉邉才惟馬昊可用陳九
疇近方僨事難責後效并乞
聖裁
上復報曰前日所論用人一事急難於得且待大祀畢别
議故朕諭承勛等行事又近歲星變人皆欲用人以待
征討為必然之勢朕謂此非星變實妖星也固朕無德
所致恐不專務用兵大為民害只可內修德政外撫邉
境存恤百姓以消禍變而專務用兵以備征討實逼亂
之機武備固不可不整亦恐臨期無益要當常加修飭
可也卿勿惑聽人言當加之思昨世寍之意亦為是馬
昊恐為濫用

○三月乙卯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日前以提督團營內官鈌未急得補嘗與卿議過節另行今當暇日可早為補之朕欲以武忠為提督其張忠量陞職事先着來京閑住待之數月着於十二營內嘗其一營廢不誤臨事之用又郭勛之鈌亦須早選勳臣中有堪任者卿如有知可併說來朕但欲取李旻來不知兩廣之任誰可代通議來聞一清言武忠張忠李旻三人當如

聖諭取用其兩廣總兵侯伯仲則仇鸞可用都督中則楊宏可用臣承

密問敢盡其愚雖同事者亦不敢泄

上報曰昨得卿回陳諸事其中一段云雖同事之臣亦不敢泄夫自古君臣之間固因其縝密故治道成事業固卿所慎者非為已故乃謹事機為國耳武忠着取回張紳着代彼任張忠且與做奉御閑住外宅但提督武臣尤當慎選我

祖宗朝于兩廣用都督為守將後來用侯伯矣用都督者取其才也用侯伯者不過以其名位耳且今戎夷亦知其官之大小以為犯擾馬須體時宜當時侯伯着仇鸞去待鈌回京亦使其歷知邊事但李旻之來當使繼勛之次張偉仍為佐可也其他朕欲知其三四以待用卿可為朕言之勿得疑憚又朕惟大同之朱振既去其蔡

天祐亦當更代況彼在任亦久前巡撫遼東都御史廬
能愛民者曰張雲可用之于此又前日所論官濫害民
一事最為時務之急須痛加減革不知卿之意以為何
如可併言之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卯提督團營成國公朱希忠言
官軍脫班數多乞行巡按御史究治
上曰官軍脫班數多豈獨該衛買閒作弊坐營大小官員
納賄囑放皆襲以為常即御史查究亦虗文耳其下部
詳議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丁未巡撫蘇州都御史孫應奎
以虜警請將京營保定兵馬留戍本鎮

上曰朝廷設撫鎮官付之邊寄且本鎮備邊自有主兵卿
今嚴冬之際孫應奎輙欲槩留客兵甚非事體其亟令
掣回應奎等務督率將領固守信地毋得踈怠取罪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乙未大學士嚴嵩等以虜寇既退
疏請整刷營務兵部覆奏
上曰茲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乃可事權歸一蓄精銳以濟實用其革去十二營兩
官廳名目止用京營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咸寧侯
仇鸞為之各營恊同提督二員贊理軍務文臣一員改
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為之其餘一應興革事兵部仍會官悉心定議以

聞于是兵部覆條上興革六事
上曰修理營政務在得人舊任提督官俱令回府管事內
侍官俱革裁各營協同提督官卽推舉堪任者以聞舊
司掖哨官兵部同仇鸞于見任并起取將官內選用見
在軍士各歸原營隨伍操練老弱并缺少者卽替補名
募務足原額餘如議
○十月巳卯
上諭咸寧侯仇鸞左侍郎王邦瑞及禮兵二部曰朕復
祖制三營修武其舊哨司掖名瓆無用今須下京營新定
之制卿等可詳議具奏又特諭鸞曰朕定將兵制數五
軍勿易二營之副將今止用一人不必又二人將太將

所統三營之兵仍外添能戰之將六人分領操練衆將
之選不必備員須經陣者亦勿由部用卿須力主復
二祖初建之武威可也
○嘉靖三十年正月戊申兵部議調班軍三萬赴薊州修
邊咸寧侯仇鸞言軍士疲憊不宜借役請巳之
上曰班軍及各府人夫俱不許調用第令本鎭量為修築
亦不許妄致勞費朕見各鎭修邊往往告成乃卒無一
處可濟其各練兵蓄銳用圖實效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庚寅
上諭內閣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當者兹與卿等改之
祖宗舊制曰提督團營義與今稱總督同否非外岀豈可

用欽差二字乎又上下六營其名尚在今制以正備二
兵為名是否又轉弱為強一事此鷙之逆情宜宣示軍
中令勿以此抱怨必盡力於國其他一切當正者卿等
一一議上於是大學士嚴嵩等覆言臣等仰惟
皇上更新戎政一一盡善提督與總督義本非二其欽差
二字乃鷙之自稱誠不宜用上下六營之名除去已久
宜如
聖制以正備二兵為名又臣等聞欽定營制自正兵之外
五軍營備兵六萬六千餘人神樞神機各四萬人今正
兵尚未足況備兵乎此宜戎政官查處者也轉弱為強
兵已奉明詔裁革臣等謹條列未盡事宜以上一議軍
器一議首領官吏一議各營將官一議班軍行粮一議
歲調邊兵一議京師民兵
上曰朕所諭及卿等所議與他未盡者令兵部熟計以聞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朔
上從總督尚書楊博議以薊鎮入衛兵聽宣大調遣總督
薊遼侍郎王忬執奏薊鎮兵少獨恃入衛卒以擁護
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
上曰前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練
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而且彼此紛爭邪
兵部其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今缺
伍數多請詔兩關御史王漸蕭元峯親詣查補

上曰然薊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倖虜不至輒相玩怠
今諸兵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粮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
而已該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
御史備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
近其嚴責王忬歐陽安等剋期操練防禦毋再遲延其
各邊兵馬明歲量為減調卿等可酌擬額數以聞忬又
援去秋例請復調遼東步兵萬二千駐馬蘭石匣以備
灤東又議以宣府遊擊張欽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
潮河以當衝險
上曰往年調遼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飢
甚可復調耶兵部其與科臣再議之既而科部議上請
量調遼兵以守畿輔分駐欽等所將入衛兵于關外懷
隆之間以防獨石而命大同入衛遊擊趙伯勲引兵駐
昌平專護
陵寢得旨遼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
○戊辰薊鎮宣府告急尚書鄭曉請暫發上所聽征官軍
回營操練
上諭內閣曰聽征之名不應雜役况自去歲曰整理閱至
今猶未見精猛目今內逆勾賊相継作亂如不一長驅
恐終無寧歲朝工仰奉天時門建必速成以臨述職殿
一少緩無妨馬乃允曉請令聽征官軍回營
○嘉靖四十年九月庚子郎中許汝驥自薊鎮閱兵還上

言薊鎮練兵不振之弊有六因陳補練便宜以聞兵部
列其所奏酌議覆行之
上曰先年以薊鎮調用邊兵非遠謀下令補練土兵以免
常調總督鎮巡官漫不用心每歲惟恃調發坐困供餉
何有紀極今又三年差官閱視郤稱照舊不堪戰守各
官不畏明旨敢爾欺肆許論既革任待查明併治總兵
張承勲革任下御史逮繫并所劾贓罪問報巡撫張玭
姑降一級調外任副總兵袁正等姑降實級三級留供
職副使張邦彥等罰俸半年楊選其嚴加督率訓練若
再無效重治不宥餘如擬
○乙巳兵部尚書楊博等覆薊遼總兵楊選條上地方極
弊十五事
上曰薊鎮督撫諸臣遇警輒張皇告急惟調客兵防守啚
保目前無事日延一日何有為國忠計者邊兵之調初
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見減撤郤又重加挑選何時而
已不獨供餉繁費人情政體皆非所宜茲所議亦只循
常題覆目今如何練主兵方可免調邊兵卿博歷任茲
鎮宜竭盡忠謀大破常格整理其仍別議以聞
○十二月丁丑兵部尚書楊博奏五軍營衆將尹秉衡所
選官軍一萬二千人擬于春初赴居庸鎮邊二區戍守
上曰營兵戍邊與原議減邊兵數多三枝應否遣去其更
熟計以聞于是博等又言京營之兵頻年坐食漸成驕

惰近議摘選番戍其便有四宜遣戍如議
上曰營兵宜俟薊鎮警報得實乃量發一二枝邊臣毋張
虛聲徒增餉費無濟實用
○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丁亥巡撫浙江侍郎趙炳然奏各
省募兵非便宜令各團練土著
上曰各處節年團練土兵徒以虛文塞責迨至有事則行
召募以滋煩擾其令巡按御史每歲終嚴加校閱乃叙
別所司功罪以聞
○十一月丁酉
上以虜犯郊畿疑本兵諸臣不任職以問大學士徐階階
謂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喻時及兵部右侍郎蔡汝楠

俱非恢廓才不足替戎務
上曰二臣原吏部推何以此才當此任縱無他私亦不宜
動循資格必更之京兵宜精練
成祖初制四十萬今止剩八九萬可歎其鄭曉楊順嘗縉
何如在朝臣有堪戎務者否或內出用一人外庭當知
重此事今須早理不宜只講文得如
成祖時十分之一即為上矣階以曉文儒順縉咸匪人不
可用因言用人吏部事且尚書嚴訥可信當諭令舉所
宜任者務在得人勿以資格限
上乃遣中使至訥第諭之曰今又理戎務京兵本也協理
者不堪用且本兵二佐亦須得人喻時蔡汝楠令南部

候改卽推果諳戎政曾歷邊事可用者各二三員以聞
卿訥勿循常例破格推用以濟國事于是訥推兵部職
方司郎中張志孝及湖廣參政李燧陝西副使張謐堪
協理戎政南京工部霍冀原任都察院僉都御史趙時
春大理寺少卿萬恭堪兵部右侍郎
上點用燧恭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甲午薊東又報虜警
上諭兵部曰北氛又作未宜謂已有備虜中内逆多于真
賊故敢累犯
郊廟垂祐人當祗承京兵亦宜整馬團閲大學士徐階鎮
遠侯顧寰可用否階奏寰雖非將才然一時亦難其代

上曰寰之代今必無勝者若于戰陣亦又難之如不必侯
伯他有堪用否階對請諭兵部會官于侯伯之外公舉
以聞
上曰寰所任京戎只可令恤練兵卒耳衝鋒破敵須別選
一二員備緩急如舊例且三營六總似多今于將副擇
而用之何如階曰
聖裁允當請傳示兵部擬行
上復報曰京營一總督今亦不必添卽以副將名目選用
亦可又邊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且總十路未至十萬
人今或不為例户部取銀二萬兩兵工各一萬兩發劉
燾給犒官軍一次可與階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為例

賞則不以為恩不賞則適生怨不若足其粮餉而銀賞
則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曰賞罰非細事正因無知生怨難耳今惟足實
粮草依時給與乃可久行特典但宜酬竒勞耳

慎邊防

○嘉靖元年二月庚子兵部覆戶部郎中馬應乾奏邊方
積弊及卹軍士實營伍等事
上曰軍馬錢糧邊方重務近來各處邊備十分廢弛上下
扶同情弊多端其令各撫按清軍官嚴督所屬月糧布
花以時徵運給散城堡旗軍嚴加點選清查掌印領軍
官賢否開報黜陟各務從實舉行勿事虛文

○嘉靖十三年二月癸酉時大同叛卒嬰城拒敵官軍巡
撫劉源清總兵郤永因請築堤壅水灌城又請添設總
制提督禦虜
上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事為懷叛軍先因
殺李瑾此謀殺主將之罪法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為亦
未敢逆朝廷本是郤永無謀信從劉源清貪功嗜殺之
計輒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逆軍刼因勾虜抗
拒朝廷既說專剿逆徒脅從不問卻有專攻城之計又
引水灌城看來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為京
城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乎況此
地此民皆我

祖宗所遺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前日將二
人調置別命將以專討渠魁豈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
輕聽伊說卿等亦不可不慮將來事縱源清幸成功不
知此地何以興復今秖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
遣文武大臣果能識事者使專意備虜容令多方計擒
逆賊之魁者庶免勞師傷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請
添官豈非官多事擾乎乃改督餉侍郎張瓚為兵部左
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源清

○嘉靖十九年四月壬戌兵部以風霾之變奉諭會廷臣
議上邊事

上曰國家安危重寄在西北邊遡者虜犯我疆邊人荼毒
朕甚憫之召災致異厥有所自且兵馬芻糧歲煩調度
將官撫臣咸出遴選竟不聞有紓朕憂者而徒以兵食
不足為辭此無他不輸忠畏法耳諸邊事既定議悉准
施行自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貪暴顯著者聽科
道官參劾諸邊所不便總督撫按以聞毋隱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卯兵部尚書張瓚以虜復謀犯
山西三関請令山西薊遼各整兵候調宣大總督移駐
朔州以便調遣別推總兵官二員先駐真定石州練兵
防禦

上曰去歲虜冦兩入太原邊関將士不聞敵遏地方荼毒
豈但邊吏罪不可逭本兵亦難辭責今歲不復整飭樞

莞邊關之臣安所用之陝西遼東如擬領行整兵聽調
真定石州總兵官不必先期駐劄其應發兵粮火器等
事仍協戶工二部酌議再奏

○閏五月庚午總督宣大侍郎翟鵬言虜將會衆入犯乞
亟調陝西薊遼兵赴鎮隄備并令戶部多發塩銀以備
軍需戶部言鵬授任來三以是請已奉旨臨期徵發且
聞鵬尚駐宣府宜令速移朔州以便調度
上曰宣大三關紫荊關俱要害重鎮朝廷原設總兵及都
御史督領兵馬錢糧各有專責若虜寇一隅本鎮出兵
歛禦各鎮協同策應勢甚聯絡是以建勳則功著難掩
失事則罪無所逃

祖宗建置甚善況四鎮接壤與陝西不同自
先朝以來間設總督文臣軍務屬之專制往往徒擁虛名
牽制誤事劉源清周叙樊繼祖可見矣鵬昨授新命首
索帑銀專資客兵待寇擧措已乖又不遵旨行事出京
日久尚駐宣府抗命急事深負委託姑革職閒任向者
處分降虜事宜兵部即亟行各鎮撫總官仰體朕心戮
力防禦各官果能建立奇功朝廷不吝出格陞賞如犯
軍法必寘重典總督官不必設既而兵部以虜犯山西
請復設總督
上從之仍令鵬復任

○六月辛卯虜寇朔州守臣以聞

上諭兵部曰宣大二鎮屯戍重兵正為山西畿甸藩籬往者虜賊入邊殘害山西驚動畿輔守臣踵為故常失事已甚卽令能極力戰守俾虜一大挫去則先賞宣大諸臣之功其或彼此觀望致賊猖獗者必治罪無赦

○八月戊子山東撫按官劉臬等奏虜復從朔州入寇

上曰前虜未大挫故復至其馳檄翟鵬隨賊所向督兵截剿有功者卽於軍中陞賞如例臨陳退縮者卽斬首以徇并諭諸將以臨敵敢戰為功不以損折官軍議罪諸軍以奮勇當先為首功斬首次之各勉策後功用蓋前愆并行山西撫鎮官伏兵要害俾虜不得越關如直隸河南山東各飭兵以備秋班官軍卽留防守總督翟鵬隨報虜踰信宿從舊路遁去會延綏警報繼至

上曰虜擁衆入境未及一舍遂北遯詐也況延綏又報警其令鵬仍遵前旨多方捍禦且亟檄陝西守臣謹備之毋墮賊計已復諭兵部曰虜雖去未可忘戒朕聞各邊壯夫奮勇自効者衆其示鵬遍諭大同三關之民能斬首一級者賞銀四十兩所得人畜悉以予之仍同官軍支給行糧留本處附近地方殺賊虜退歸農者聽願充募者亦聽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子總督陝西三邊都御史曾銑奏修邊復套二事疏下兵部并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宜仍行銑等從長會計擬議

畫一具奏

上曰虜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閲陝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壯本兵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筭嗣上方畧第此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祗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二十萬兩予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丁丑監察御史饒天民張登高各上復套議請令各邊嚴兵守險防虜奔突及會議條格不宜刊布恐泄軍机

上曰各邊防禦所言得策奏議刊播無礙且王師烏用掩襲為也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己卯

上諭輔臣陝西奏災異云山崩移且昨辛未日風沙大作占曰主兵火有邊警朕惟氣數固莫能逃然亦不可坐視況

上天示象儆戒昭然而防備消弭當盡人事朕居君位總理于上無親事之理本卿等皆各有專責卿等其宣示朕意俾皆悉心經畫朕仍仰叩

玄慈冀轉災為福云又諭曰套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為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

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二平未論功賞臣下有怏怏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言秪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民之命者不同我内居上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即職任輔弼果真知真見當行擬行之閣臣夏言等不敢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付司禮監刊印百餘道發兵部徧給與議諸臣令數日再會疏以聞於是大學士嚴嵩首疏復套議不便歸罪於言因請解位言亦上疏攻嵩

上報嵩曰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正言于銑疏初至時乃容疏稱人臣未有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為不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曾銑殘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許朕思夏言既以為可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疏會奏是果行之說豈見真從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允辭報言曰爾等朝廷倚政之本原爾自宜先以邦民為心如何專徇私情強君脅衆昔容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奏又無引罪詞吏禮二部會都察院參看以聞於是尚書王以旂等集議虜兵強據險不當與之較曲直爭分寸前議復套事宜請悉行停止

上曰套虜非新近事

先朝但防守耳銑無故輕狂倡議雖奉俞旨然既下諸臣

集議自當為國為民深思實慮明以入告如何忍心觀
望一旦敗事將何捄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
郎及該司官一年銑令錦衣衛亟遣官校械繫至京問
王以旂姑令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亟往代銑盡忠督
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何寂無一言錦衣衛
其悉逮至廷杖之仍各罰俸四月夏言削奪餘官令以
尚書致仕
○二月癸卯北虜俺答求貢督臣翁萬達以聞
上曰朕以邊圉重寄付萬達等自宜併力防禦胡乃屢以
求貢為言其令遵前旨一意拒絕嚴加隄備違誤者重
治不貸

○九月乙酉宣府諜報虜警
上諭兵部行守臣多方捍禦并遣聽征叅將王佐許勇等
往援之諭工部速發火器於各邊應用又諭成國公朱
希忠等曰邇聞邊警及地異之應朕叩首祈天恐未必
不因貪妄之致況銑雖伏辜醜虜餘孽或以茲報復不
無也其再示兵部亟令總督翁萬達徇國忘家併力捍
禦毋惑邪枉逞忿速戾兼示內外提督坐營官各飭備
以待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酉
上諭內閣云昨胡氛侵內直犯深入雖荷
天祐不日自退然欺上大罪未明近日士庶以及宗室亦

懷忿恨非朕私也且罪未至之前數日朕常以虜事問
卿元輔卿謂佳兵不祥夫以太平日久人人惡談武備
今若以賊已去又不經心後患必甚于玆要當講求征
伐之大計勿論其犯否庶可伸我中夏之氣象卿等以
為當如之何乃可又諭云今若直擣巢穴而殺之未為
無名所難食居一兵二也縱有財無粟軍何由給須大
豐三五歲鮮旱勞之災食足兵雄乃可如
皇祖時長驅三千里玆便欲大伐祇恐未得時耳虜既未
遭大挫必復欺犯今備此為是二諭勿秘示諸府部科
道令皆曉朕諭
（○）壬午

上諭閣臣曰昨入犯之虜華人為多外域之臣敢於我前
帶信坐觀城池可歟不一征誅何以示懲殺人盈萬天
豈不怒焉聞其婦亦多毒瘡死者此時以承平日久不
可更以好武為阻惟財用之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
奉旨曰不敢便行今先集兵聚粮為要卿等示户兵二
部臣又諭仇鸞曰卿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千里乃可鸞對言方冬虜中馬肥以
來歲三月大舉擣巢
上曰昨陳之疏具悉竭忠但機貴於密孔聖大誡鸞復對
事以密成亦以豫立乞勅下廷臣集議或姑假臣經畧
之名得便宜行事

上喜優詔答之仍以其言示兵部令集議方畧於是兵部
覆議請會戶工二部計處兵食簡閱器械先期給鷟仍
請特差大臣一員前赴薊鎮積芻峙粮以待非常之舉
上曰虜賊逆天犯順神人共憤欺上之罪未明當征討為
上爾等既集議僉同凡當預備事宜所司亟擬行督餉
大臣如議添設
○嘉靖三十年三月甲辰大學士嚴嵩言伏蒙
聖諭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言馬市不可開臣等集廷臣
議皆言開市原暫為羈縻之術未嘗言武備業已差官
委難中止合俟史道到彼同蘇祐等酌處待報另議
上意尤豫未決又之復諭輔臣嵩市二次可止只與目前

一行仍亟行史道等令示以中國上體好生俯軫民患
特准一次自是以後十年不敢犯輸情上表方再准一
次貢謂不必許勿得示弱令賊欺夏修我內治一時不
懈為當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癸丑
上以虜患為慮諭輔臣曰本兵錦曾面卿否有何運謀輔
臣以示尚書趙錦錦乃疏上大將仇鸞所領各路兵馬
之數
上曰疏中言士馬甚多大將其分布逐剿無後事機虛縻
粮餉諸將有觀望退縮者御史以名聞
○庚辰初虜以二千騎犯弘賜堡復由榆溝入掠懷仁川

坐營官王恭死之關南震動總督蘇祐言虜騎且三萬
上心慮之命兵部遣飛騎偵虜犯何地及諸將有否能抗
禦與戰者因問舊時塘馬報事如何也俄大同巡撫何
思以虜退聞
上亟覽其疏則亦不言虜入所在且不言虜騎衆寡及出
邊駐營遠近
上益疑之趣兵部疾遣人馳視至是逗報言虜騎不過貳
千因備述王恭死事之烈及遊擊呂勇劉潭叅將張騰
孫麒副總兵王懷邦等諸抗禦不力及逗撓退縮狀
上乃切責兵部曰虜前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乃訹于蘇
祐言謂且三萬其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如此豈不

有悞軍機驚疑遠邇耶已兵部分別失事諸將請治其
罪
上曰虜近猖獗甚寔由將官怯懦退縮縱之使然孫麒劉
潭其令錦衣衛遣官校械繫來京問王懷邦呂勇焦澤
各革去職級姑令冠帶戴罪自効候防秋畢日別行奏
處仍切責蘇祐令其調度諸軍血戰破虜不許仍前怠
玩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庚辰先是工部右侍郎趙文華疏
陳備倭七事崑山縣致仕侍郎朱隆禧亦奏請添設巡
視福建都御史并開互市之禁
上諭閣臣曰南北兩欺不宜怠視本兵若罔知者文華隆

禧二臣之疏似不同泛奏者當有依焉今南破北虛豈
為國之道耶
祖宗養教恩深豈以怨讟時君而忘
先聖大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盡忠猷以告
於是兵部尚書聶豹等震慴陳狀大畧謂文華之疏已
經澤行隆禧所奏則科臣駁寢在前且事屬紛更故臣
等不敢輕議得旨南北兩欺倭賊殘毀地方尤甚昨下
諭求平剿長策欲豹等入告忠猷今此疏何有忠猷之
告其更悉心計處以聞於是豹益惶恐謝罪因上便宜
五事
上曰爾等職任本兵坐視賊欺不能設一策平剿及奉諭
問卻又泛言具對摭拾舊文塞責豹姑降二級侍郎翁
溥等各奪俸半年所司郎中張重降二級調外任餘奪
俸三月已復降勅切責張經師久罔效令其嚴督諸臣
亟為剿賊安民如再因循重坐不貸
○六月乙亥巡按直隸御史周如斗以倭患疏論失事諸
臣之罪因請更調精兵協濟軍餉責諸臣以討賊必效
仍錄遊擊周藩死事之忠兵部覆如御史言
上曰近日江南調至狼土諸兵不為不多督撫官遲疑觀
望不能進剿養寇貽患以致新賊繼至合勢愈熾又欲
增調各兵不過假此遷延時月奚有實心平賊之忠今
姑從所擬施行若又有師久無功周珫等罪不赦巡撫

史褒善奪俸三月褫把總婁宇都指揮劉恩至職令戴
罪殺賊下同知都文奎洪以業于按臣問周藩贈都督
僉事錄其子襲陞三級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乙丑暫管宣大總督事兵部右侍
郎江東以是月十五日至鎮視事奏聞
上報曰右衛久困朕聞城中將变爾急用心處置可兼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尋諭兵部曰目今右衛困極江東勿
以權任辭務令盡心幹理逐賊入餉總督官不必推且
令楊博徃待事寧回部
○嘉靖四十年二月己酉大風揚塵晝晦
上諭閣臣曰今日之風占謂兵火似不可以常視其傳諭
諸臣内戢凶賊外嚴邉備尚書楊博等言諸邉已畧有
備請寬
聖懷數日又諭輔臣曰今日又大風止及旬日不可不為
慮昨兵部對言各邉皆有備無足為念恐未宜自恃於
是博請再奉
明旨宣示諸臣令其加慎報聞
○八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嚴嵩等曰自楊博入朕每慮邉務本秋恐有
擾著其語博早定策以遏之於是博上守禦機宜六事
上悉允行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丁卯虜擁衆自墻子嶺入犯總督

侍郎楊選以聞京師戒嚴
上諭閣臣曰朕東見火光虞此虜去京不遠諸將何不截
殺其令禮部疏議
郊祀等禮并示兵部傳語褱等協力逐剿明日又諭閣臣
曰通灣二地係粮貨輻輳之處其保之
陵地以劉漢護守馬芳專衛京師毋怠是時總兵官胡鎮
孫矉及遊擊趙溙等已領兵赴通州迎敵有旨胡鎮在
通州河東追賊得無乏食其遣官厚齎軍餉濟之有功
朕不靳賞俄總督楊選以虜退聞且自詡追殺功為將
士乞賞
上疑之以聞大學士徐階曰聞賊少退恐詐者而選遂言
追殺果一行否階對賊大營尚在平谷選等果以往
州矣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
上曰然選等正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
內士又出只遊戲一塲不過庚戌之輒又故事矣茲肴
愽等會東所計有甚奇方定策付諸將行如何以伸華
威如何以報人害大剿一塲且聞彼邪夜戰不能或謂
何不夜攻然我軍亦不禁豈可取勝哉
皇高祖考歲一巡邊
皇兄亦聖威震彼乃今內逆欺外賊侮可嘅階以語愽愽
乃條上戰守十事詔允行
○十一月甲申詔自今各鎮入衛及應援薊鎮者不論叅

遊守備俱聽薊鎮摠兵節制有急徑自調遣不必関白
軍門復諭愽曰擇將練兵須集計來閫三衛之夷亦須
一處遼虜狂肆皆此物也愽見云何愽乃集廷臣議上
十五事詔俱允行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丁丑夜大風
上諭兵部曰此風未為無謂非四時之正也
上天恩示其慎承之次日又風
上復諭曰兵理果用心否十路可聞一二齊否若徒往來
文書何益於事昨二次風異必非無應恩示宜小心承
之於是尚書楊博等覆請先備宣薊次之各鎮務在萬
全以紓

聖憂
上曰邊防當慎朕已屢下明旨宜令劉燾等悉心幹理京
營亦宜選練毋以文應取罪仍命內閣傳旨示尚書高
燿嚴核管粮郎中出入燿因奏郎中職司倉庫須各府
縣解納及期方責其稱職
上曰邊防事宜百司宜同心共濟況在常賦豈容少緩今
後撫按有司官若再因循有誤國計爾部中指名參奏
處以重法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己酉
上密諭大學士徐階昔我諭嵩暇一習武彼曰佳兵不祥
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非小茲不次報北情愽何不預

防之以我意寧過勞于先勝以成功於後何如階曰誠
如
聖諭但今邊事在總督諸臣用舍由吏部銀餉由戸部而
兵部僅能主張諸將諸將又無權欲其用命不亦難乎
上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也不辱不剉公同為國足矣且今
之將無出類之才能豈能勝人

馬政

○嘉靖元年五月辛丑戸部言京營官軍倒損騎操馬匹
數多請查扣草料申嚴牧養不如法之罪
上曰營操馬匹追賠買補上科草料皆出小民脂膏領馬
官軍不行愛惜牧養違法半年之間死者三千三百餘
匹玩法甚矣該管官員送問降級住俸各如擬行該部
并各營提督官今後務申嚴號令關防禁約考較懲戒
巡視科道太僕寺五城兵馬司官俱宜加意督察錦衣
衛將軍校尉及騰驤等衛勇士馬匹亦係民為買補官
為給養宜一體禁諭勿或因循怠視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順天撫臣郭宗皐以各處水
災請將居民所養馬盡數鬻賣并以給軍兵部覆請給
軍六百匹
上曰諸州縣寄養馬尚多今取六百匹給軍寡且不均無
補民困已之

擇任邊臣

○嘉靖六年六月己酉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鏌罷以王守仁代之

上深以廣寇為憂諭輔臣曰姚鏌朝廷特不言其罪只就伊辭章准之卿等之意乃為還有鄭潤與朱麒耳以他每三人同事何止罷鏌一箇今時雖曰鎮巡總兵同任一方之事然致吉與凶皆在一巡撫果若事事同心相處彼此不異事豈得不成斯朕謂之吉也如彼此相抗事出一偏至於有失則推讓他人斯朕謂之凶也且田州未能平息輒來奏捷邀功以致餘孽復亂豈不為生民之害雖蠻夷得詐然在我處之未盡卿等又以王守仁未知何日可到守仁見今取用若鏌既在守仁亦不知來與不來果如斯任缺人着所在有司催促上緊赴任勿得負朕委託守仁自當兼程趨事可也卿等還再計議如朕所言不可只隨卿等如何行但要地方早安耳南京條陳多有已行了的卿等再看內有可行取一二明令該衙門議處不必說着各該衙門推衍議擬其中事宜亦無甚弭災之術不過浮詞閣上禮部首說制帛都察院首說君不納諫工科首譏岳懷王等墳工程此便見人臣忠與不忠也古人能克己正君然後以正致君亦未如此舜文欺君矣已少詹事方獻夫陳言經畧廣中事宜

上以其疏示輔臣曰方獻夫本卿等看票來行又恐有致

他虞亦是至慮但朕受
天與
祖宗付託邊方軍民甚是苦楚況累歲用兵豈止擾害故
欲得人早靖地方之害此朕本意今王守仁朕亦不知
其為人何如但屢經衆薦既論相同特用提督邊務止
鎮守官未換與前日姚鏌同事其朱麒朕亦不能知亦
風聞伊老年其鄭潤亦無甚大材謀畧除麒可着兵部
會官議來潤似應取回別用又思前者已勅各處鎮巡
內外官員而兩廣首不承命先次未靖地方輙便報捷
似有彼此不和者又各處鎮守內官往往亦非其人今
後有不可任斯職的不但專着司禮監行卿等有所聞
知也要說來或用賄幹出或生事害民着廠衛并科道
劾奏治罪今各處內官亦非朕能親用皆係司禮監指
名奏請也要傳諭着從公選訪果會理此事有些學識
才可出外鎮守地方廉不負朕斯意卿等再議票今日
就封進來

○嘉靖十八年九月乙未虜再寇宣府兵部請逮治總兵
官江桓等失事罪
上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姑令戴罪剿賊俟事寧併聞仍
諭兵部務量材授任不得徧徇以誤邊計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己卯
上諭成國公朱希忠等曰朕昨憂邊事

天垂下鑒廟社百神威靈豈有大患但毒我邊民朕心可
寧哉今醜虜既遁百姓稍安須要撫給之仍嚴後備未
可忘戒卿等示朕意於户兵二部嚴萬職亦當言之兵
部因條上備虜要務謂當慎擇各邊省撫臣及舉用廢
棄將官户部言客兵錢糧宜預處屯監之法宜勅內外
臣工集議
上曰撫臣職任一方関係甚重吏部會同都察院將見任
各撫臣酌量存留更調務要各盡器能久歷職任各廢
棄將官令翟鵬調集軍門効用有功叙錄無輕取虛名
各邊軍伍令楊守禮翟鵬督同鎮巡三司官查照原額
浂補各邊鎮及近日臨邊省地客兵軍儲户部多方處

備京營兵馬專令訓練不許借撥工役抗違者言官糾
奏處治餘議俱責實舉行仍悉奏報以憑稽考萬亦條
上邊事言今積弊既久其先在嚴法令信賞罰而其要
惟在得人
上覽奏嘉嘆曰得人一語尤探本窮源之論廷臣其亟察
文武群僚才名素著以聞
○辛巳兵科都給事中錢亮等以虜患重大舉見任江淮
總兵湯慶等革任開原備禦韓承慶等
上曰虜患未清用人當取所長亦宜使過湯慶等遇缺推
用韓承慶等酌量奏請再示內外諸臣各遵前旨速舉
所知但不許徇私妄陳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戊辰

上諭兵部朕惟事有備而無患經有明訓聞莊浪故都督魯經壹幹健兵善曉夷情緩急可用其令總督官悉心訪取委任果能立功酬典有式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丙辰總督陝西三邊侍郎曾銑等奏邊方守令所係甚重乞於進士舉人監生內選擇年力精銳材幹強敏者銓補稱職者特加獎擢仍慎選監司以為表率勒限到任以預秋防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西北邊防多事兵備守巡有司官職任至重今後務慎選以充其政績卓異者聽總督等官不時奏保陞擢不才僨事者亦即劾罷兩廣四川雲貴近夷地方亦用此例該部仍將南北邊方官選用陞遷事體另立資格奏聞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癸巳

上諭輔臣嚴嵩等曰朕雖廢一早朝此心勝于一坐閣常念邊方之事用人為重聞山西宣大總督蘇祐年向衰矣卿等盍擇所以代之嵩等傳示兵部遂罷祐回籍而以兵部侍郎賈應春代之

恤將士

○嘉靖七年十月戊子

上諭輔臣曰朕思內官監屢討團營官軍做工非是祖宗朝所行況今營中禁約私弊也須除之方可免軍士

多楚前日張永奏云内官監討軍做工不曾開是某營
摘撥未敢與奏知撥去朕答諭團營官軍不可輕撥着
該監再具本来奏處治方待本來與卿等計處而次日
司禮監官却不奏聞徑自批出今日朕問本来不曾方
行了今與卿等議可傳旨與李承勛等今後但討團營
官軍着他每執奏另一旨傳諭提督官着不許撥與假
如工程十分重大三大營量撥用工完即回此或免軍
士分外之苦養息銳氣以待不虞方可卿等從長計議
來行

○閏十月甲午

上諭閣臣茲今凛冽甚寒朕思皇后陵域做工匠作軍士

甚苦中心覺甚不堪馬夫婦人倫之至也主民皆
天之民也縱是所當為而朕心實弗安也恨前日自用已
意未從該部請奏事宜欲待春和奈已告聞于
祖考矣可作何以處之或人給與量賞以為置禦寒之具
未知可否或朕躬以此事復告于
祖考待來春興造申其瀆冒謹當竢罪特與卿計可即議
聞於是閣臣楊一清等對言因寒輟工本仰体
祖宗好生之心不妨再告從之

○十一月癸卯諭尚書李承勛曰朕聞皇后梓宮行殿處
守護官軍至今人馬未給糧草且前日大風猛烈山間
寒氣尤甚號哭稱苦有所不免朕聞之若裂已膺夫百

姓皆是天民當此嚴寒即動履亦難乃朝夕身挨草露
雖梓宮為重而人命尤重也卿其會同內外提督官議
令更班輪役少甦勞苦合用糧草戶部便處置給發不
許視常延調朕又念貧軍無衣無褐何以支持工部仍
將在庫胖襖褲鞋人給一副以為緊急禦寒之用各將
行過緣由具聞務稱朕存恤之意

○丙午

上諭戶部近因大同巡撫官奏稱糧草缺乏已命發銀二
十萬給之朕因思遼東宣府偏頭關陝西延綏寧夏甘
肅俱係邊方虜情叵測若糧草不足人馬疲敝緩急何
所恃凡此邊民皆我

宗赤子豈可不加憫恤耶戶部行各巡撫查倉場實在
之數具聞有告匱者即為議補軍士月糧盡為給之若
視常延調以致人心嗟怨邊備廢弛責有所歸

馭夷

○嘉靖六年十二月癸亥土魯番款關求貢

上下廷臣議未決尚書桂蕚疏請乘其來而急撫之因責
以獻還哈密城池時不可失

上然之諭大學士楊一清曰蕚所奏哈密事情甚說得是
待議來如果可即奏行若彼有不順之詞我則選將出
師伐其罪狀復其忠順之爵西邊之患方得寧息朕意
以此未知何如預與卿計一清奏請及其求和之時遣

使宣諭許之自新而中國因以其間修守戰之備廢恩
威兩得後患可弭
上報曰卿昨具議回奏甚詳但欲夷情伏順必先將我邊
失事人員悉以問罪方可服夷酋也而土魯番上逆
天道背負
祖宗厚恩輕我中國害我邊民其罪甚大當要遣將征勦
方示中國之威但恐濫及無罪為今之計以朕意內則
選將練兵一面委官前去整理糧草就着暗整兵備一
面將求和夷使留質邊方一面將先今失誤國事勾惹
邊患的通行拿問治以重罪一面選委有膽力通夷情
練達通事一人賫持撫諭詔書親諭速壇滿速兒如果

悉遵詔命悔罪來降方宥罪如故如稍有輕慢之意則
嚴整大兵直擣其穴然後可除邊方之患其禍之來實
始於彭澤陳九疇而因殺死寫亦虎僊家族侵欺財産
所以彼酋至今恨之及前年出師委是虛奏成功其實
益長回酋之慢視也今亦要追究滿速兒在否其陳九
疇內恃楊廷和之勢尤為罪首次則楊廷和若有言者
以九疇死罪方稱回酋之恨此則未可夫以一巡撫大
臣對一回酋之命可也則孰為輕重焉今之計要在朕
與卿等行耳不當苟且回護朕意如此特再與卿議輔
導重臣股肱重託可用心議來待朕親作撫諭詔文仍
與卿等四臣計行又卿前疏皆令廷代書昨聞口授家

人書當要慎之者一清對整理糧草當令戶部委官一員多賫塩銀召商收買其失事各官罪已前決似不必追治

上曰卿昨奏謂甘肅夷情事皆合事宜其中二事似未當者若着郎中帶銀去買集糧草恐不濟事可推一人或兼僉都御史去開塩引若干招商上納方可不誤又止將三年冐功人員治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了不成事夫甘肅之變雖不止今次然今二次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既先以差定罪發落彼何復三年又行作亂戕我

祖宗之民可回護此罪人坐聽夷患不知救也如要彼服先將此數人先後致患者重刑治之乃可服彼且將夷情不論只如此言之今之巡撫等官不惧朝廷輙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侵入已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冐功均為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犬羊之徒未有之理今早票朕未即改正欲與卿知此意方便傳行朕所倚託輔導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處置一以公道決要如朕所意乃可了這夷情大事卿可加思之即具回疏來明日就將票改錄封上勿得回護者

○嘉靖十六年四月庚申廷臣會議請大征安南

上曰安南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臣莫登庸

篡亂阻絕貢道又借稱名號僞置官屬罪惡顯著可卽
命將出師征討總督等官各推選素有才望者用之調
度兵糧事宜戶兵二部議處以聞已復諭兵部曰今日
有事安南是為彼國除亂與
太宗時事體不同用兵事宜另具擬來
○嘉靖十七年四月戊午命咸寧侯仇鸞尚書毛伯溫充
總督參贊官大舉征安南會提督侍郎蔡經并欽州知
州林希元奏至各持論不一兵部復請會官廷議
上不悅曰安南事必識體達道者乃見得分曉朕聞卿士
大夫私相論議謂不必征討爾等職司邦計全不主持
一一委之會議既不協心國事罷鸞伯溫着在京別用

○嘉靖十八年閏七月甲辰日本國王源義晴遣使來貢
上曰夷性多譎不可輕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嚴
加譯審果係效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無私與
交通以滋禍亂
○嘉靖十九年六月仇鸞毛伯溫會議征討安南事宜以上
上悉從之諭兵部曰安南事朕已付之二臣莫方瀛父子
神明共殛卽生亦死但為遐方生靈久被荼毒天討未
加耳卿等卽傳示二臣令其悉心經畫務圖全功用安
夏諸所奏留及調用官員并動支解京錢糧等事俱依
議行今後安南軍情奏至各該衙門奏覆不得過三日
○嘉靖二十年四月庚申安南莫登庸父子乞降詔下廷

臣雜議僉謂遠夷畏威恭命宜卽受而撫之因條上設
官職頒正朔定貢儀給印信復四峒處受降賜勅諭待
夷使勘黎寧掣兵馬諸事宜
上曰安南自昔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于夷若陳氏傳
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欵為我
太祖嘉奬著訓後人無伐其國帝王無外之仁何其厚也
止因賊臣黎季犛弑主日焜又殺其孫添平大逆不道
上干我
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于水火已不
謂黎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詭詞請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

祖宗為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
累朝因之朕卽位以來黎氏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
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父子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
無辜暫遣文武大臣從宜撫勦今登庸既面縛軍門納
土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
有可原姑宥之茲為交人永圖革去王號毋許稱國庶
免亂賊接迹相叛既云黎氏無人登庸久為交人附屬
准受職賜印使奉正朔朝貢仍計其地方為置官屬以
便統轄其人民土地朝廷無所利之一應事宜户兵禮
三部再集廷臣詳議來聞比廷議復上
上命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為安南都統

使官從二品子孫世襲别給银印舊所僭擬制度削去
改正海陽山南等十三路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
使僉事各一員更襲黜陟俱以付登庸廣西藩司每歳
給與大統曆以奉正朔仍令三歳一貢四峒侵地還屬
欽州令廣西撫臣優恤之國中銭穀兵甲之數不必奏
報黎寧仍令守臣勘訪果係黎氏之後授與所據四府
境土以承宗祀否則已之莫文明諸夷使及所遣伴送
之人各加賞賚已而兵部請擇日率群臣表賀并論内
外諸臣功
上曰四夷不庭義當討罪自古帝王未嘗不用此道昨討
安南断自朕志猶有畏縮譏議阻撓國是者比命官勦

勦平定令黎氏既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處分何
表賀之有内外大小諸臣宣勞宜録乃陞賞伯温等及
大學士夏言等有差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丙辰安南夷目莫福海述其故
祖登庸遺命願始終恭順天朝乞准襲職巡撫蔡經以
聞
上曰莫登庸未授職而死覩其屬纊之言猶切恭順亦可
矜憫着蔡經會同總督等官查勘死無故及莫福海是
否係伊真正嫡孫務得的實方將降去勅印許令赴闕
親領回司襲職事就着保勘明白别具奏來已而經等
勘實

上命福海襲安南都統使賜之勅曰朕惟帝王以天下為
家欲使萬物各得其所無間遐邇爾安南遠處南服世
修職貢近年朝貢不致實惟爾祖登庸之罪已命官往
勘征討爾乃能悔罪改過恭上降表備陳私相授受之
非願獻土地人民聽朝廷處分尚書毛伯温等奏報兵
部集議題請謂爾祖登庸畏威感德輸情待罪朕仰体
上帝好生之德俯順下民欲逸之情一切赦之革去國號
王封授以都統使之職賜從二品銀印俾奉正朔朝貢
許其子孫承襲世守地方實為爾類永利也茲該鎮巡
官奏稱爾祖登庸病故爾係嫡孫且能備陳爾祖納款
之誠屬纘之官亦可謂善承祖志者矣特命襲爾祖都
統使之職仍降勅諭爾其益竭忠誠恪修職貢撫理夷
衆安靜地方以稱朝廷懷柔至意用副爾祖恭順之誠
永為多福顧不美歟

〇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丙戌兵部議覆陝西總督張珩所
奏土魯番稱貢事宜
上曰甘肅自經土魯番戕害哈密以來藩籬浸廢邊臣歷
年經畧西事迄無成功赤斤等地方日益削弱回夷占
住甘肅生息日蕃貽患甚深馬黑麻速壇踵襲父兄舊
惡包藏禍心今又結昏乜剌陰據哈密占種沙州土田
意在内侵止因謀洩逐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
情照舊規容其入貢其求討地方住坐欲照牙木蘭事

例安挿俱不准行
○九月戊寅雲貴兩廣四川等處土官有十餘年不得襲
者皆相率赴京奏乞章疏紛委吏部奏言此皆撫按官
避嫌遠怨不與結勘所致耳請立嚴限促之
上曰然土官襲替事關地方夷情所司視為泛常漫不加
意姑貰其罪令速勘以聞今後有延緩不報者經該各
官及撫按官該部指名叅治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西海虜酋大同令其部落綽
卜等二人款塞求市總督侍郎曾銑以聞
上曰茲夷投降納款原非真誠効順邊臣毋輕信要切自
貽後患

○十一月丁酉日本國王源義晴遣使周良等求貢故事
倭夷十年一貢船不過三人不過百良等以四船六百
人先期而至
上曰倭夷不守貢朝又挾帶人船越數三司巡海等官不
遵例阻回乃容潛住港外引起事端且往年宗設之叛
尚未正法其令新巡撫官亟為處分及宋素卿曾失否
一併查奏
弭盗
○嘉靖元年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曰各處盗賊多困饑寒切身失計自墮不能復
出情亦可矜其令各撫按官大開首免[illegible]除首惡不

赦外餘黨聽其自歸復為良民有司仍以歲時安集不
得復問有能自相捕斬報官者以常人擒賊之賞〻之
鎮守撫巡官嚴督所屬務求安民弭盜至計如有仍前
因循推調重貽民害者所司核實具奏處之重法

○嘉靖七年九月丙戌山西守臣疏報青羊山賊情時廷
臣持議不一桂萼主撫張璁主勦大學士楊一清是璁
言疏請
上親决
上報曰卿歷指山西賊情來說以璁主勦議為當夫民乃
天民立君以主之正使其教善伐惡豈可坐視以恣其兇
頑今彼之罪人皆知有不可赦之理非朕偏用桂萼之
言自取姑息之譏遺後患也但陳卿父子結為賊之時
本因有司以彼强富之徒不供差役以跟尋過犯迫逼
而成當時緩緩治之豈能若是賊之罪在必可殺而此
等官員與賊無異就如楊良臣之輩今賊深居山險故
恃此縱恣若如進勦只是添害地方與提督官之添設
俱為無益只將常道并該州官更換令其調用本處鄉
兵把截要路用之旬餘設法進捕殺而不宥如此可也
若專勦則功無可成之日專撫則失其威而今還以撫
勦為言者亦自使任事者從便成功耳卿可將此諭同
二臣熟思之已一清等合疏言前議主勦之說為長
上又報曰卿等連日奏陳山西賊情事謂只可勦不可撫

朕奉
天命為民之長豈可縱害而不知除也如卿等擬行了但
恐兵難進耳
○閏十月壬申
上諭輔臣曰卿等票來兵部覆青羊山賊平本及揭帖所
開朕方命言官去勘郤卽為處分恰似朕無聽言之實
此賊之所以為逆者本常道致之又專主殺戮決難輕
宥若早從稹相之言豈延至今日況卿等堅信道言故
終欲回護必待夏言勘回之日區處又說夏言續奏一
節卿等既有見便當說朕誤從其言何只說言不當如
此奏夫功罪須要明白似不可憚其小勞必待明白而
後人方服信卿等恐夏言聞有未真憚於自改或有未
合嫌於自欺彼既奏上便當一以其公果有如是則罷
當在於言也又朕前日就用言者正恐別委他人或有
顧忌耳既納彼之言須就令彼去卿等將勅稿并本便
擬來看又羅欽忠已有旨着不許推延乃敢詐病來奏
不准着便來供職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辰
上諭兵部朕聞各路盜賊蜂起有司欺心坐視不為經理
良民甚苦之今亟示各撫臣嚴督所司悉心撫剿務俾靖
除有仍前怠緩者以名聞於是尚書楊愽條上緝盜六
事俱允行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丁丑
上諭兵部尚書楊博曰朕聞四方多盗有司坐視全不經
理其亟檄各巡撫官嚴督有司安輯追捕怠視者必以
法治之博奏近者山東及近京順義等處羣賊盤聚寇
掠而有司不以上聞宜嚴限追捕并覈有司欺蔽者
上曰山東及近京盗賊肆行巡撫官不行奏報顯是隱匿
其令各御史以實聞仍亟行勦捕不許怠玩

懷遠人

○嘉靖元年二月乙巳工部以急缺賞賜夷人衣服段疋
請行各撫按嚴督所屬查觧
上曰賞賜夷人段疋輕重尺度俱有定式邇來有司縱令
侵尅以致濫惡不堪殊失朝廷懷柔至意該部備查先
年罰俸降調事例通行各撫按官申明禁約有侵欺遅
悞者如例罪之
○嘉靖三年二月庚子
上諭禮兵工三部邇來女直并朶顔等衛進貢夷人經過
地方府縣衛所驛遞等衙門多有不行照例應付管待
及至到京賞賜段疋等物又多稀鬆短少不稱朝廷撫
待遠人之意你各衙門便查㸃舊規議處來說已三部
臣各議上
上諭禮部曰今後各處夷使朝京着光祿寺用心照例管
待應得賞賜你部裡隨即関領給與上緊發回免致遅

留在館諭兵部曰各處朝貢夷人經過去處各該巡撫
都御史依擬出榜曉諭各屬查照舊例應付管待以稱
朝廷懷柔遠人至意有違悞侵尅者提問發遣俱依擬
行諭工部曰今後解到叚疋如有紕鬆短少不堪賞用
及違悞限期者務要查照先年罰俸提問降革事例嚴
加懲治不許徇情輕縱
○嘉靖十年二月壬申改東北夷正旦朝賀于冬至諭禮
部曰洪惟我
聖祖高皇帝混一區宇奄有萬方華夷蠻貊罔不在籍今
朕遵
聖祖之制於每歲冬至祇行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